

42
36
12

準
貴

宋史紀事本末卷第四

學校科舉之制

仁宗慶曆四年三月乙亥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
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
於是宋郊等奏教不本於學校事不祭於鄉里則不能覈
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
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士業而教之於學校
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
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閱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
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至是乃詔曰儒者通天地人之
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可騁其說而有



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夫豪雋奇偉之士何以奮
焉士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教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
進則夫懿德敏行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敝而學者自以
爲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
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
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務進德修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
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
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試
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
等禁三場先策論次詩賦通考爲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
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夏四月壬子判國子監王

拱宸田况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
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以才養士之法盛矣
而國子監纔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 以容詔以錫慶院爲
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 五月壬申帝至太學謁孔子故
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
爲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夏
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
信愛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
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至是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
著爲令式瑗上書請興武學其畧曰頃歲是育已建議興
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肉梅堯臣曾

注孫子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旨臣曾任丹州軍事
推官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蒞武學每日令講論詔使
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御敵之術於武臣十
孫中選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間必
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
五年三月罷科舉新法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
學預試爲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
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
法乃詔前所更令悉罷之

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巳更定科舉法從王安石議罷詩
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王安石又謂孔子作

春秋寔垂世立教之大典當時游夏不能贊一詞自
火煨燼無存漢求遺書而一時儒者附會以邀厚賞自今
觀之一如斷爛朝報決非仲尼之筆也儀禮亦然請自今
經筵毋以進講學校毋以設官貢舉毋以取士從之時詔
議貢舉咸謂宜變法便蘇軾獨上議曰得入之道在於知
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名朝廷有責實
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
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
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
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
慶曆固嘗立學矣天下以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僅存

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
今之理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遊
士置學立師而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為紛紛其
與慶曆之際何異至於科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
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采譽望而罷彌縫
或曰變經生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非也夫欲興德行
在於君人者修身以裕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
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
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
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
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為無用然自祖宗以

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矧自唐至今以
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帝喜
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他日王安石言於帝曰今人
材之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欲一
道德則當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進
士科詩賦亦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
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之士正當講求天下正
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
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
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為於世今
欲求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

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
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
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
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
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
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能解章句而
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
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
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
之仍賜錢三千為期集費 三月庚寅始命諸州置學官
率給田十頃贍士併置小學教授 冬十月戊辰立太學

生三舍法宋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蔭者為
之太學生八品以下子孫及庶人子孫俊異者為之試論
策經義如進士法及帝即位垂意儒學以天下郡縣既皆
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其藝能以次差升舍其最優者為
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遂專以此取士又以
慶曆中嘗置太學內舍生二百人帝漸增至九百人至是
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廊甚湫隘乃盡以錫慶院
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自主判官外增置直講為十
員率二員共講一經令中書遴選或主判官奏舉整置生員
為三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為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
三百內舍升上舍員一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

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爲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之於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歲一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

六年三月己未置諸路學官更新學制有司立爲約束過於煩密劉摯上疏曰學校爲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雖羣居衆聚帥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以君子長有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豕遇之彼將以小人犬豕爲而况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 丁卯詔進

壬諸科並試明法注官 乙亥置律學詔士之泄官以法

從事今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設教授四員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 九月辛亥初策武舉之士先是武舉試

義策於秘閣武藝於殿前司又殿試則又試騎射又策於庭策武藝俱優爲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爲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役初樞密院修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宗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武舉之士

八年六月己酉王安石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義其須

行使學者歸一遂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一時學者無
不傳習有司純用以取士安石又爲字說二十四卷學者
爭傳習之目是先儒之傳注悉廢矣

九年三月甲戌親策進士竝試律義斷案

哲宗元祐元年夏四月辛亥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
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
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
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立身行已惟懼玷缺所謂不
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
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
之士一人俟登第日與升甲罷謁禁之制 五月戊辰

程頤等修定學制大學自蔡確起大獄連引朝士有司緣
此造爲法禁煩苛疑密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
御史中丞劉摯以爲言至是命程頤孫覺顧臨同太學長
監考詳修定條制頤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
復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
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講
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任委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
待宿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秋七月癸酉
立十科舉士法曰銓注有格槩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
不可以擇材故令內外官皆得薦舉其後被舉者既多除
更愈難神宗卽位乃革去奏舉而槩以定於是內外舉

官法皆罷但令吏部審官院參議選格及帝卽位左司諫王巖叟言自罷辟舉而用選格可以見功多而不可以見人才于是不得已而用其平日之所信故有踏逐申差之目踏逐實薦舉而不與同罪且選才薦能而謂之踏逐非雅名也况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豈爲通術遂復內外舉官法司馬光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氣指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

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叶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同經術舉人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同經術舉人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獻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事中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職目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

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事須材
卽執政按籍視其所嘗被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
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
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舉之罪所貴人人重慎
所舉得才光又言朝廷執政惟八九人若非舊交無以知
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
賢才若採訪毀譽則情僞萬端與其聽遊談之言曷若使
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公正聰明可備監
司誠知請讒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謹責無所寬
宥則不敢妄舉矣詔從之

二年春正月戊辰詔母以老子列子命題試士時科舉

詞賦專用王安石經我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
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
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
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
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母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母得引用
王氏字說 夏四月丁未呂公著請復制科詔曰祖宗設
六科之選策三道之要以網羅天下賢俊先皇帝興學校
崇經術以作新人材變天下之俗故科目之設有所未遑
今天下之士多通於經術而不知所學矣宜復制策之科以
徠拔俗之才裨于治道蓋乃帝王之道損益趨時不必盡
同同歸于治而已今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自今

年爲始

卷四

九

四年夏四月戊午分經義詩賦爲兩科試士罷明法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爲下科今中者卽除司法叙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於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內聽習一經初試本經義一道論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試論一首末試子史時務策二道凡四場其經義進士須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春秋爲大經書易公羊穀梁儀禮爲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孟子義一道次試論策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

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爲去留具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自復詩賦士多鄉習而專經者罕無二三矣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學文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于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明法科

六年夏四月乙未復置通禮科先開寶中改鄉貢開元禮爲通德熙寧中嘗罷試科至是禮官以爲言乃復置以試

八年三月庚子詔御試舉人復試詩賦論三題中書請御試復用祖宗法且言士子多已改習詩賦太學生員總二千一百餘人而不兼詩賦纔八十二人耳遂下是詔

紹聖元年閏四月罷十科舉士法五月甲辰詔進士專習經義罷習詩賦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術如詔試表等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習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於是改置宏詞科歲詔進士登科者請試試者雖多所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者特奏命官六月申除引用王安石字說之禁

二年夏四月丁亥詔依元豐置律學博士五月乙巳

蔡卞詳定國子監三學及外州學制

徽宗崇寧元年八月甲戌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下舍下等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京又請建外學乃詔卽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雍外園內方爲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內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於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

三年九月罷科舉法時雖設辟雍太學以待士之升貢者

然州縣猶以科舉貢士蔡京以為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皆罷而每歲試上舍生則差知舉如禮部法云

四年五月甲寅立詞學兼茂科帝以宏詞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故改立是科歲附貢士院試中格則授館職歲不過五人 行三舍法於天下

元豐官制

神宗元豐三年六月丙午詔中書詳定官制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員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

授受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凡仕者以登臺閣升禁從為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為輕重議者多以正名為請帝慨然欲更其制乃置詳定官制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樞密副使承旨張誠一領之 九月乙亥正官名以開府儀同三司易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特進易左右僕射自是以下易名有差 詳定官制所上寄錄格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寄錄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頭

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其意以爲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
四年秋七月己酉詔定選格初太祖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稍損益之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兩京諸司六品以下官皆無選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使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典選之職之爲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帝自卽位欲更制度建議之臣以

爲唐銓與今選殊異雜用其制則有留礙煩紊之弊乃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令大理卿崔台符同尚書吏部審官東西三班院議選格遂定銓注之法悉歸銓部以審官東院爲尚書左選流內選爲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爲尚書右選三班院爲侍郎右選於是吏部有四選之法文臣寄錄官自朝議大夫職事官自大理正以下非中書省教授者歸尚書左選武臣升朝官自皇城使職事官自金吾階衛仗司以下非樞密院宣受者歸尚書右選自初仕至州縣幕職官歸侍郎左選自借差監當至供奉官軍使歸侍郎右選凡應注擬升移敘復蔭補封贈酬賞隨所分隸校勘合格團甲以上尚書省若中散大夫闕門使以上則列選

叙之狀上中書省樞密院得畫旨給告身祖宗以來中書
有堂選百司郡縣有奏舉雖小大殊科然皆不隸于有司
王安石言于帝曰中書總庶務今通判亦該堂除選徒留
滯不能精擇宜歸諸有司帝曰唐陸贄謂宰相當擇百官
之長而百官之長擇百官今之審官苟得其人安有不能
擇百官者哉欲罷堂選曾公亮執不可而止至是既罷
外長吏舉官法堂除亦廢

五年二月癸丑頒三省樞密六曹條制 癸酉以王珪爲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直
學士爲門下侍郎張璪爲中書侍郎蒲宗孟爲尚書左丞王
安禮爲尚書右丞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

書取旨門下審復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並歸
書確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
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
省侍郎足矣帝以爲然故確名爲次相實顯大政珪以左
僕射兼門下雖爲首相拱手而已

西夏用兵

英宗治平三年夏四月夏人寇邊經略使蔡挺擊走之光
定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即位宗語不遜詔諒祚懲約守
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塞殺掠人畜
以萬計遂寇大順城環慶經略使蔡挺使蕃官趙明擊之
諒祚裹銀甲氈帽督戰挺先遣強弩列壕外注矢下射諒

祚中流矢遁去徙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王以三千人
夜出擾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
朝廷發歲賜銀幣知延州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
狂悖不稍加折誚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牒宥州問
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塞下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
且誅之初諒祚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
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
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會陸詵策
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款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

四年春夏主諒祚遣使獻方物謝罪時神宗新卽位因賜
詔曰朕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邊陲驚擾人

誘迫熟戶去秋復直寇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
軍邊奏累聞人情共憤羣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
絕先皇帝務存含恕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情以決衆多
之論逮此遜章之稟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纂極云初包
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諒乃誠既自省于前辜復願堅于未
好苟奏封所敘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
福不亦休哉 冬十月癸酉青澗守將种諤襲虜首監軍
嵬名山遂復綏州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第夷山請
降于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盃名山小吏
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款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卽以聞且欲
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詵言以衆來降清偽未可知戒諤

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海
 納乃共畫三策令募府張穆之人奏穆之因受向指詭言
 必可成帝意詵不協力徙之秦鳳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
 長驅而進圍名山張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得首領
 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之詵
 初劾諤擅興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徙秦之命至西方勇
 兵自此始 种諤既受鬼名山降迨十一月夏主諒祚乃
 詐為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級殺之邊釁復起朝議以諤
 生事欲棄綏誅諤陝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尚言虜既
 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
 以處又遺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

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乃改命韓琦判永興
 軍經略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
 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時言者交
 論种諤乃下吏貶諤四官安置隨州是月郭達詢得殺楊
 定等首領姓名李崇貴韓道善夏主諒祚乃錮崇貴等以
 獻

神宗熙寧元年三月庚辰夏主諒祚死子秉常立遣其臣
 薛宗道等來告哀帝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已執送
 之矣及李崇貴等至言楊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
 歸浴邊熟戶諒祚遺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初定歸時上
 其劍鑑而置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軍既

而夏人失綏州以爲定賣已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責崇
貴等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遣劉航冊秉常爲夏國主
三年八月己卯夏人寇環慶州以韓絳爲陝西宣撫使先
是夏人築閑訛堡知慶州李復圭合番漢兵三千遣裨將
李信劉甫禦之信等大敗而還復圭懼欲自解旣執信等
斬之復出兵遣夏人殺其老幼二百以功告捷至是夏人
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柔遠砦荔原堡兵多者號二十萬
少者不下一二萬屯于榆林游騎至慶州城下九日乃退
鈐轄郭慶等數人死焉韓絳請行邊王安石亦請絳曰朝
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絳爲陝西宣撫使授以空名告
得自除吏尋命兼河東宣撫使

四年春正月己丑韓絳使神諤襲夏人敗之絳素不習兵
事開幕府於延安措置垂方選番兵爲七軍復以神諤爲
鄜延鈐轄知青澗城信任之命諸將皆受其節制番兵皆
怨望絳與諤謀出兵取橫山安撫使郭達曰諤狂生耳朝
廷徒以神氏家世用之必誤大事絳奏達沮軍事召還之
旣諤帥師襲敗夏人于囉兀因以衆二萬城焉自是夏人
日聚兵爲報復計呂公弼言諤稔邊患不便宜戒之弗聽
已而絳言諤入夏之功乞加旌賞詔從之三月丁亥夏
人陷撫寧諸城初神諤進築末樂川賞通嶺二砦分遣都
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
葭蘆川四砦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已而夏人

來攻順寧砦遂圍撫寧折繼昌高木能等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尚完諤在綏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憐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滄泗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陷將士沒者千餘人詔棄囉兀城治諤罪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絳坐興師敗衄罷知鄧州果不出郭遠所料云
元豐四年六月夏人幽其主秉常知慶州俞充知帝有用兵意屢請伐夏又言諜報云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母梁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也帝然之
秋七月庚寅詔熙河經制李憲等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大舉伐夏而召鄜

延副總管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而來爾帝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爲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酈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爲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爲之則士大夫孰肯爲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帝諭以無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旣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之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

中正出河東分道竝進又詔吐蕃首領董氊集兵會伐
八月丁丑李憲總熙秦七軍及董氊兵三萬敗夏人于西
市新城庚申又襲破之于女遮谷斬獲甚衆遂復古蘭州
城之請建爲帥府 辛亥鄜延經略副使种諤率鄜延兵
出綏德城以攻米脂夏人八萬來救諤與戰于無定川敗
之遂克米脂 冬十月庚午環慶經略使高遵裕將步騎
八萬七千出慶州與夏人戰敗之復通遠軍种諤遣曲珍
率兵通黑水安定堡與夏人遇亦大敗之內使王中正率
涇原兵出麟州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土馬多啗
沒糗糧不能繼又耻無功遂入于宥州時夏人棄城走河
北城中遺民百餘家中正遂屠之掠其牛馬以充食 時

劉昌祚率蕃漢兵五萬受高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伐夏
既入境而慶州兵不至昌祚次磨啜隘遇夏衆十萬扼險
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昌
祚按甲不敢進遵裕至十八日圍城不能下夏人決黃河
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遂潰而還餘軍
纔萬三千而已夏人躡之復敗昌祚亦還涇原种諤留千
人守米脂自率大衆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城進至夏
州駐軍索家平會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值
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
宥州行至奈王并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乃引還初詔李
宥內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帥東上營于天都山下焚夏

之南牟內殿拜其館庫追襲其統軍仁多唆丁敗之次于葫蘆河遂班師時五路兵皆至靈州獨憲不至五年春正月庚子貶高遵裕等官初夏人聞朝廷大舉毋梁氏問策於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於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爲迂今悔無及矣至是討敗師罪高遵裕責受鄆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種諤王中正劉昌祚立降官李憲欲以開蘭會功贖罪孫固曰兵法後期者斬况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爲辭釋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爲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知蘭州李浩副之三月壬寅鄜延路副總管曲珍敗夏人于金湯夏四月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王安禮曰鈔不可噉必變而爲錢錢又變爲芻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爲已有備彼官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闕寺朕甚耻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意也十六月辛亥環慶經略司遣將與夏人戰破之戊辰曲珍等敗夏

撫制置使知蘭州李浩副之三月壬寅鄜延路副總管曲珍敗夏人于金湯夏四月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王安禮曰鈔不可噉必變而爲錢錢又變爲芻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爲已有備彼官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闕寺朕甚耻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意也十六月辛亥環慶經略司遣將與夏人戰破之戊辰曲珍等敗夏

入于明堂川 知延州沈括議欲盡城橫山下瞰平夏使虜不得絕磧爲寇種諤自以西討無功遂上其策于朝且言興功當自銀州始帝以爲然遣給事中徐禧及內使李舜舉往鄜延議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灑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邪珪無慙色聞者耻之徐禧至鄜延種諤上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爲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人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遷夏州三

即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

州則橫山強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徐禧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扼請先城永樂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實爲俊偉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砦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舊來疆塞乃自腹心已與沈括議築砦各六諤言若城永樂則西夏必力爭不可帝從禧議詔禧護諸將往城永樂命括移府並塞總兵爲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饋餉禧以諤跋扈奏留諤守延州而自率諸將往築之十四日而成距故銀州二十五里賜名銀川砦禧括及李舜舉等退還米脂以兵萬人予

曲珍守永樂 九月丁亥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死禧守
既城去九日夏人以千騎趨新城曲珍使報禧禧遂與李
舜舉李稷往援之留沈括守米脂時夏人三十萬已屯住
涇原北邊人來告者十數禧曰彼若大來是吾立功名取
富貴之日也火將高永亨曰城小人寡又無水泉恐不可
守禧以爲沮氣械送延州獄禧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大
將高永能曰先至者皆精兵及其未陣急擊之則駭散後
雖有至者亦不敢進此常勢也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
成列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亦衆進薄城下珍兵陳於
水際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心已搖不可戰戰必
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爲大將柰何遇敵先自退邪乃以

七萬人陳于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鷁子軍也
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
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衆繼之珍銳卒敗奔還蹂後陣夏
人秉之珍衆大潰珍收餘衆入城夏人圍之厚數里且據
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
渴死者十六七至絞馬糞汁飲之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
皆爲夏人所隔不得前種諤怨禧不遣教師城中大急會
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舜舉稷未能皆爲亂
兵所害惟珍裸跣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
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
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

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
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爲之不食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栝諤進攻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遂致覆敗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于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初帝之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踈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爲是也又每臨朝歎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每爲朕言之於是徙公著知揚州

六年二月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據兩關李浩閉城拒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

所以破合肥也乃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擢知州事未幾夏人復分道入寇亦多爲諸路所敗中丞劉摯言熙河經略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興慶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憲爲熙河安撫經略都總管 五月夏人寇麟州神堂砦知州訾虎躬督兵出戰敗之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捍逐恐失利損威以張虜勢 閏月夏主秉常亦以困弊於兵令西南都統昂星嵬名濟移書示涇原劉昌祚乞通好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及入寇屢敗國用益竭乃遣謨箇咩迷乞遇來貢上表曰臣自歷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怠

至于近歲猶甚歡和不意儉人誣間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城砦因茲構怨歲致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義特還所侵倘垂開納別効忠勤帝賜詔曰比以權強敢行廢辱朕用震驚令邊臣往問匿而不報王師徂疆蓋討有罪今遣使造庭辭禮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益用嘉納已戒邊吏毋輒出兵爾亦慎守先盟復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其新復城砦徼循毋出二三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惟乞還侵疆不許

七年春正月癸丑夏人寇蘭州初李憲以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翔翔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備至是果大舉入寇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督衆急攻矢如雨

雷雲梯單洞百道竝進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尋復寇延州德順軍定西城及熙河詔砦九月夏人圍定州城熙河將奏貴敗之

哲宗元祐元年秋七月乙丑夏國主秉常卒子乾順立初秉常遣訛囉聿求蘭州米時等五砦神宗不許及帝卽位秉常復遣使來請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慮夏之役本由我起今既許其內附若斬而不與彼必以爲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爲國耻無乃甚于今日乎羣臣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願決聖心爲億民計文彥博與光合太后將許之光又

欲併棄熙河安壽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夷邪耶恕亦言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光乃召禮部員外郎前通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迪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乃止會秉常卒遣使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未樂陷執民當盡畫以給還遣穆衍往吊祭衍奏以爲蘭棄則熙危熙危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前悔將無及矣議遂止尋遣使封乾順爲夏國主

五年二月己亥夏人來歸未樂所掠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 秋七月夏人來議分畫疆界

六年九月夏人寇麟州又寇府州

十年冬十月夏人寇環州

紹聖三年冬十月壬戌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夏人自得四砦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擾邊境且遣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夏主乾順乃奉其母率衆五十萬大入鄜延西自順寧招安砦東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絕至延州北百里是月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乾順子母親督桴鼓縱騎

四掠知麟州有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銳者留龍安邊將息兵掩擊不退金明遂陷守兵二千八百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張輿戰死初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數日卽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

四年夏四月甲辰知渭州章燾城平夏燾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備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板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襲燾迎擊敗之二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

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八月鄜延經略使呂惠卿復宥州惠卿乞諸路出兵乘便討擊詔河東環慶並聽惠卿期約惠卿遂遣將官王愍攻破宥州尋又奏築威戎威羗二城加惠卿銀青光祿大夫時章惇肆開邊隙故諸道興役進築屢被爵賞

元符元年冬十月己亥夏人圍平夏章燾禦之獲其勇將嵬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逋斬獲甚衆夏人震駭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燾在涇原日久嘗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章惇與燾同宗言多見采由是創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而諸路

多建城砦以逼夏及是有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

二年三月內辰夏人求援於遼遼主遣僉書樞密院事蕭

德崇來為夏人議和仍獻玉帶詔郭知章報之復書謂若

果出至誠深悔謝罪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 冬十

月許夏人通好夏人屢敗遣其臣令能鬼名濟等來謝罪

且進誓表詔許其通好歲賜如舊自是西陲民少安

徽宗崇寧三年十二月以陶節夫經制陝西河東五路初

蔡京任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安特甚每進築一城寨即奏

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自常調遷至樞密直學

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益與虜戰則有勝負獨進築

則無虞又比自遠靈武數百里之地虜所不至故皆得就功

論賞而京方主之故有是命

四年三月貶王厚于鄆州初蔡京使王厚招夏卓羅右廂

監軍仁多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

京責厚愈急厚乃遣弟詣保忠還為夏邏者所獲遂追保

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為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

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令以金帛招致之夏乃黜

兵渭延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用

京計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論首從賞同斬級令陶

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巽請皆拒之又令殺其

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略數萬口與羗酋谿賒羅撒合兵

逼宣威城知鄆州高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為羗人所執

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
殺之採其心肝食焉已而羗衆復分大通河橋以叛新疆
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
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蒙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諭之
曰君輩皆侯伯無庸辱獄吏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
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
亾而蜀國輕今羗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
自戕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惟王厚坐逗
遛貶爲郢州防禦使

政和五年春正月童貫遣熙河經略使劉法將步騎十五
萬出湟州秦鳳經 使劉武仲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

軍駐蘭州爲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
與夏右廂軍戰于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餘 二月以
童貫領六路邊事時未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
經略安撫司以貫統領之於是西邊之柄皆屬於貫 九
月王厚劉仲武合涇原鄜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
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童貫匿不以聞未幾夏人大掠蕭關
而去

六年春正月童貫使劉法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
仁多泉城城中力孤守援不至乃降法受而屠之渭州將
紳師道克夏臧底河城師道世衡之孫也

宣和元年三月童貫使熙河經略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

行疆遣之乃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去弟察哥率步
騎爲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
七時前軍楊惟忠敗入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入左軍朱定
國力戰自朝至暮兵饑馬渴死者甚衆法乘夜遁比明走
七十里至蓋朱峴守兵追之斬首而去察哥見法首惻然
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于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
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爲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
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
餉自築城三歲聞知軍李明孟清皆爲夏所殺至是城又
將陷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時諸將
所築城若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關輔爲之蕭條矣
法旣敗死童貫乃以捷聞受賞者數百人 六月夏人遣
使納欵詔童貫罷兵

熙河之役

神宗熙寧三年冬十月貶秦鳳經略使李師中知舒州先
是建昌軍司理王韶詣關上平戎三策以爲西夏可取欲
取西夏當先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
種自威武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其地可以耕而
食其民可以役而使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併
合而兼撫之時也且唃氏子孫賸征差盛爲諸戎所畏若
招撫之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於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
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帝異其言召問方略王安石以爲

奇請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韶請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師中以為不便詔師中罷帥事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稍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乞假官錢為本詔秦鳳經略司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命韶領市易事師中言韶所指田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失安石主韶議為削師中職徙知舒州而以竇舜卿知秦州與內侍李若愚按間田所在僅得地一頃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舜卿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為謫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乃進韶太子中允

四年八月命王韶主洮河安撫司事時議取河湟自古渭砦接青唐武勝軍應招納番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並令王韶主之韶至秦會諸將以番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縻之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韶以東龍珂率其屬十二萬口內附龍珂既歸朝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包氏帝如其請賜姓包名順

五年五月以古渭砦為通遠軍帝志復河隴會定州駐泊都監張守約請以古渭為軍根本隴右帝從之以王韶知軍事行教閱法八月秦鳳路沿邊安撫王韶引兵擊吐蕃乞神平破蒙羅角抹耳水巴等族初諸羌各保險諸將

謀置陣平地詔曰賊不舍險來鬪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爲吾有乃徑趨抹邦山壓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鬪師小却詔躬環甲冒麾帳下兵逆擊之羗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會木征渡河來援餘黨復集詔戒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瞎征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詔言措置洮河只用回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文彥博曰工師造屋初必小計異人易於動工及旣興作知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修王安石曰主者善計自有忖度豈爲工師所欺也彥博不復敢言由是詔進討敢肆欺誕朝廷不與計財 冬十月置熙河路領熙河洮岷州通

遠軍并鎮池軍爲熙州以王韶爲經略安撫使兼知熙州然河洮岷三州猶未能復也 十一月河州首領瞎藥等來降以爲內殿崇班賜姓名包約

六年二月王韶復河州獲木征妻子 九月岷州首領木令征以其城降初王韶旣復河州會降羗叛韶回軍擊之吐番木征遂據河州韶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陘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木令征聞先聲遂以城降韶入岷州於是宕洮疊三州羗酋皆以城附韶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捷書至帝御紫宸殿受羣臣賀解所服玉帶賜

王安石進韶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

七年二月知河州景惠立與吐蕃別將戰於踏白城敗死

三月壬寅木征寇岷州木征雖屢敗而董氈別將青宜結鬼章之衆復數擾河州屬蕃時王韶入朝景惠立既敗死木征勢復熾遂寇岷州刺史高遵裕遣包順擊走之

是月遣使分行諸路募武士赴熙河 夏四月木征復寇河州圍之時賊勢方盛王韶自京師還至興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撤之選兵得二萬人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趨定羌城破西蕃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高台分命偏將入南山木征知援絕拔柵去韶還

熙州以兵循西山繞踏白城後焚賊八十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乞降韶受之送木征赴京師初景惠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議欲棄熙河帝爲之貶食數丁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以木征爲榮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

八年十二月以王韶爲樞密副使

九年二月吐蕃鬼章寇五牟谷蕃將藺氈納支大破之十二月鬼章聚兵洮岷脇新附羌多歸之帝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 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如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

十年二月王韶罷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略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韶鑿空開邊驟躋政地然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常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石侍者股栗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量夏四月賜熙河路兵特支錢戰死者賜帛十一月以宗哥首領青宜結鬼章爲廓州刺史阿令骨爲松州刺史

哲宗元祐二年八月岷州將種誼復洮州執鬼章青宜結檻送京師初董氈旣死養子阿里骨嗣爲邈川首領逼鬼章使率其衆據洮河岷州宜等帥師執之遣居秦州聽令召其子結呢覲及部屬以自贖阿里骨懼乃上表謝罪

元符二年秋七月洮西安撫使王瞻取吐蕃邈川青唐降其酋瞎征初阿里骨死子瞎征嗣瞎征性嗜殺部曲朕貳大酋心牟欽氈等有異志以瞎征季父蘇南党征雄武諧殺之其黨皆死獨錢羅結得逃奉董氈踈族溪巴溫之子杓糝據溪哥城瞎征攻殺杓糝錢羅結奔河州說知州王瞻以取青唐之策瞻言于朝章悼許之至是瞻引兵趨邈川守者以城降瞻留屯之瞎征自知其下多叛乃脫身自青唐來降于瞻詔以胡宗回帥熙河以節制之八月城會州元豐中雖加蘭會與熙河爲一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始城會州以西安城北六砦隸之閏九月吐蕃隴拶復據青唐王瞻擊降之詔以青唐爲鄯州邈川爲湟州初

瞎征既降于王瞻而瞻與總管王愍爭功交訟于朝於是青唐大酋心牟欽檀迎溪巴溫入城立木征之子隴拶爲主其勢復張瞎征大懼自髡爲僧以祈免熙河師胡宗回督瞻進師瞻急攻隴拶及心牟欽檀等皆出降瞻入據其城以青唐爲鄯州瞻知州事邈川爲湟州王厚知州事三年三月詔棄鄯湟州以畀吐蕃初王瞻留鄯州縱所部剽掠羗衆携貳心牟等結諸族帳謀反瞻擊破之悉捕斬城中羗積紜如山瞻又諷諸羗酋籍勝兵者皆湮其臂無應者籤羅結請歸帥本路爲倡瞻聽之去遂肅聚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帥所部兵來援圍始解瞻因棄青唐而還溪巴溫與其子溪餘羅輒據

之羗羗復合兵攻邈川王厚亦不能支朝論請竝棄邈川且謂隴拶乃木征之子遂命知鄯州賜姓名曰趙懷德其弟邪辟勿丁呢曰懷義同知湟州加瞎征懷遠軍節度使而貶瞻于昌化軍厚于賀州胡宗回奪職知蘄州瞻至穰縣自縊死

徽宗崇寧元年十二月蔡京論前宰執韓忠彥等議棄湟州失策復薦高永年王厚爲帥從之

二年夏四月詔宦者童貫監洮西軍 六月童貫復湟州

初蔡京復開邊還王厚前職會羗人多羅巴奉谿餘羅撒謀復國趙懷德畏備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羗扇結遂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

內客省使童貫善因言貫常使陝右審悉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請以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貫至湟州適禁中太乙宮火帝下手扎止貫母西兵貫發視遠納鞞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功耳遂行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羗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而進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要害厚擊殺其二子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俱遁厚遂拔湟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音於熙河蘭會路論棄湟州罪貶韓忠彥爲磁州團練副使安燾爲祁州團練副使曾布爲賀州別駕范純禮爲靜江軍節度川使兼將之琦三秩凡預議者貶出有差

三年夏四月王厚復鄯州廓州 五月封蔡京爲嘉國公以王厚爲武勝節度留後初厚率大軍次于湟命高永年將左軍別將張誠將右軍自將中軍期會宗哥川羗置陣臨宗木倚北山谿賒羅撒張黃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遊騎登山攻其北親帥強弩迎射羗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揚沙翳羗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撒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城門以降厚計羅撒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爲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撒留一宿去貫始悔之厚將大軍趨廓州羗酋落施軍令結以衆降遂入廓州詔加京司空封爵而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

後 史臣曰吐蕃之裔守護西塞爲不侵不叛之臣固嘗
宣力王家奮擊夷虜而王安石主王韶章惇主王瞻蔡京
主王厚三用師于其國唃氏子孫無罪而就覆亡功雖訖
成邊患不息及金人傳青隴乃能求其後而續其血食孰
謂夷無人哉

瀘夷

神宗熙寧六年五月瀘夷叛詔遣中書檢正官熊本爲梓
夔訪察使得以便宜措置諸夷事

七年春正月熊本平瀘夷本嘗通判戎州習夷中俗及至
部以爲彼能擾邊者介十二村豪爲嚮道爾乃以計致百
餘人梟之瀘州其徒股栗願矢死自贖獨柯陰一酋不至

本合晏州十九姓之衆發黔南義軍強弩遣大將王宣等
帥以進討賊悉力旅拒宣敗之黃葛下追奔深入柯陰窘
迫乞降本受之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官以
其酋箇恕知歸棧州其子及弟爲番部巡檢於是清井長
寧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願世爲漢官本還帝勞之曰卿
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於檄奏詳明近時鮮
儷擢集賢殿修撰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自此始

八年十一月熊本擊渝州獠渝州南川獠木斗叛詔本安
撫之本進營銅佛壩破其黨木斗舉溱州地五百里來歸
爲四砦九堡建銅佛壩爲南平軍召本還知制誥

元豐三年五月復詔中州團練使韓存寶經制瀘夷先是

渝州獠寇南川其酋阿訛奔箇恕熊本重賞檄斬之阿訛
桀黠習知邊隙箇恕匿不殺會箇恕老以兵屬其子乞弟
遂與阿訛侵諸部時羅苟夷叛犯納溪提刑穆珣言羅苟
起端不加誅則烏蠻觀望為害不細乃詔韓存寶擊之存
寶召乞弟倚角討蕩五十六村十三國蠻乞降承租賦乃
罷兵至是乞弟率步騎六千至江安城下責平羅苟之賞
數日乃引去知瀘州喬敘遣梓夔都監王宣以兵二千守
江安而以賄招乞弟與盟于納溪蠻以為畏已益悖慢盟
五日遂率眾圍熟夷羅箇牟族王宣救之一軍皆沒事遂
張驛召存寶授方略統三將兵萬八千趨東川存寶怯懦
不敢進乞弟送款給降存寶信之遂休兵于綿梓遂資間

四年秋七月韓存寶至邛邛無功誅於瀘州以步軍都虞
候林廣代將時乞弟復送款帝以其反覆無降意督廣進
兵廣遂敗乞弟於納江破寨共城斬首二千級乞弟遁廣
帥兵深入自發納江即入叢箐無日不雨雪兵夫疾病死
亡不可勝計往往取僵尸斃割食之過鴉飛不到山至歸
徠州竟不得乞弟而還時朝廷懲南安無功方大舉伐夏
故誅存寶以令諸將

元祐更化

神宗元豐八年三月帝崩皇太子煦即位時年十歲太皇
太后高氏臨朝同聽政太后既聽政即散遣修京城役夫
止造軍器及禁廷工技出近侍无狀者戒中外無苛歛

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宰相王珪等弗與知也 司馬
光聞先帝喪入臨時光罷官居洛十五年矣田夫野老皆
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有君實至是入臨衛士見
光皆以手加額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所至人聚觀之光懼亟還太后遣梁惟簡勞光問爲政所
當先光疏曰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君父
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
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
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氏以來治亂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
道猶岐路近差跬步遂失千里今陛下新臨大寶太皇太
后同斷萬幾初發號令斯乃治亂之岐塗安危之所由分

也當以要切爲先以瑣細爲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頹
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是致下情
蔽而不上通上恩雍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
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皆罪在羣臣而
愚民無知往往怨歸先帝臣愚以爲今日所宜先者莫若
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
失及民間疾苦者竝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
州軍出榜曉示在京則於鼓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
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卽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
副本強有抑退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
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詔從之 夏四月甲戌詔

曰先皇帝臨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以澤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宣布實惠其申諭中外協心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元之意五月丙申詔百官言朝政闕失榜于朝堂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事於詔語中以禁遏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后復封詔草示司馬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謂其非職而言罰銅三十斤光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事者千數

丙辰以蔡確韓縝爲尚書左右僕封東門下中書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詔起司馬光知陳州光過闕入見留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救之當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於是衆議少止羅從彥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孝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况當易危爲安易亂爲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爲孝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卽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遏衆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陷忠良以害于治豈

亦光有以召之耶 召程顥爲宗正寺丞時朝政方新賢德登進顯雖小官特爲時望所屬故有是召會顥以疾不行尋卒 丁亥詔中外臣庶許直言朝政得失民間疾苦

秋七月戊戌以呂公著爲尚書左丞初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因上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歛省刑去奢無逸旣至遂有是拜公著旣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盡者一一舉行之又乞備置諫員以

開言路民懽呼鼓舞稱便

詔罷保甲法初保甲法行于

京畿及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凡置會校都保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歲省舊募兵錢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緡而民間應調不勝其者先是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爲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關預每一丁教閱一

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糊除草爲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十一月丙戌罷方田 以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熙寧末侁已嘗爲是官至是吳居厚貶復用之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爲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 十二月壬戌罷市易法時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於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償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察御史韓川論市易以爲雖曰平均物置而其實不免貨交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爲况所獲不如所亡願趣罷其法於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祿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 罷保馬法

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庚寅右司諫王覲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繫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會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庭上官均等連章論蔡確罪且言確在熙豐時冤獄苛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日稍語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

呂公著進用蠲除煩苛確言皆其所建白於是公論益不容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夏未降光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與呂公著書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參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聞邊隙辛亥章惇罷言者論惇讒賊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與蔡確等惇不自安及確罷論者益力會與司馬光爭辯役法于太后簾前其語甚悖太后怒斥知汝州三月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復

差役法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兗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以下許著為準餘並除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耆戶長壯丁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侍御史劉摯乞並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中書舍人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司馬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為姦欺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凶年則賣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

提舉司惟務多歛役錢積寬剩以爲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顧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卽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敕務要曲盡初音惇取光所奏踈略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正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未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

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歛于上而下有錢若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于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皇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初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但行法者不循上

意於顧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入爲出毋多取于民則善矣光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軾獨以實告而光不察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顧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何前不皆有顧直遂改顧募爲招募范純仁謂光曰治道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設議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

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又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旣已改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初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顧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光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剗革略盡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土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衛尉丞畢仲游與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

財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
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
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歛變置之法是以百說
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利
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
不喜之人必不但曰不可廢罷蠲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
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
罷蠲去者皆可復行矣可不預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
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
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
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究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

後所論新法者始可

罷而不可復矣昔安石之居位也

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
從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
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
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况未廢乎市易雖罷
且復置况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故
如人父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
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亦竟不為之慮以劉摯為
御史中丞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宗覈
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在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
懷利迎意趨和所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

政本殊而規望之俗固在昨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校利害一槩定差一路為之騷動者以是觀之大約類此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非法掊克市進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不為之禁哉

壬寅以呂公著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詔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五月丁巳以韓維為門下侍郎神宗崩維自提舉嵩山崇福宮入臨太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不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至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

侍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召為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及詳定役法四方多言差役便民維曰是小人希意迎合者也不可盡信司馬光不能從六月甲辰貶呂惠卿為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草其制曰惠卿以斗筭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歛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鷄豚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若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幸予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寬天下傳誦稱快焉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

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籍安或謂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耶 八月辛卯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司馬光以疾在告范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再立常平錢穀給歛出息之法限正月以散及一半為額民間絲麥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半納者止出息一分臺諫劉摯上官均王覲蘇轍交章論其非光謂先朝散青苗本為利民竝取情願後提舉官速要見以務求多散今禁抑配則無害也中書舍人蘇軾錄黃奏 熙寧之法未嘗不禁抑配而其

為害至此民家重入為出雖貧亦足若今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今若許人情願則未免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非良法也會臺諫王巖叟宋光庭王覲等交章乞罷青苗光大悟力疾請對太后從之詔常平錢穀止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糴糶青苗錢更不支俵除舊欠二分之一心元支本錢驗見欠多少分料次隨二稅輸納 九月丙辰朔司馬光卒時兩宮虛已以聽光為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語吐諱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其家得遺表八紙上之皆當世要務太后為之慟與帝

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文正十一月以呂大防為申書侍郎劉摯為尚書侍郎

二年夏四月己丑文正乞致仕詔十日一至都堂議事三年夏四月辛巳呂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于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益異禮也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眾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定憂多日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

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收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高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靈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大平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為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夷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鉅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嘆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撓而卒為人所勝者人眾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柰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以呂大防范純仁為尚書左右僕

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大防朴厚慇直不植黨與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亦傾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

四年二月甲辰呂公著卒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憫久之帝亦悲感卽詣其家臨奠贈大師申國公諡正獻 六月甲辰范純仁罷

冬十月癸丑帝御通英殿講官進講三朝寶訓時呂大防見帝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敕講官取仁宗通英御書解釋上之寘一座右又摭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爲勸戒者分上下篇 帝曰仁祖聖學至是帝御通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三朝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

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進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耳大防因推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因數其事親事長治內待外戚尚儉勤身尚禮寬仁八法以進且曰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翫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帝深然之

五年春正月庚戌文彥博罷 五月壬申詔差役法有未備者令具利害以聞初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額役中戶歲出幾何今日差役中戶歲費幾何更以

幾年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况農民在官吏百端蠶食比之顧人苦樂十倍李常亦言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更休鄉狹戶窄者頻年在役望詔一二練事臣僚使與賦臣取差顧二法便者行之於是論差役未便者甚衆遂詔差役法有未備者令中書舍人王巖叟樞密都承旨韓川諫議大夫劉安世同看詳具利害以聞以蘇轍爲御史中丞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宿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疎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夫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於內以自遺患也且君子

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先帝聰明聖智疾頹靡之俗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爲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

言極有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

六年二月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王巖叟僉書樞密院事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僉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于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人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內君子而外小人則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

競進則危亡之基也不可不一示 十一月乙酉劉摯罷

七年夏四月丙午王巖叟罷 六月辛酉以呂大防為右光祿大夫蘇頌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為門下侍郎范百祿為中書侍郎梁燾鄭雍為尚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僉書樞密院事

八年秋七月丙子召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引用王覲彭汝礪卿宜與呂太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闇猥不可復相不報純仁既視事呂太防欲引畏為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曰諫官

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耶轍即從旁誦其彈文然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宣仁之誣

神宗元豐八年春正月戊戌帝不豫 二月癸巳帝疾甚三省樞密院入見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許之 三月甲午朔立延安郡王傭為皇太子賜名煦先是岐王顥嘉王顥日問起居高太后既垂簾命二王母輒入旦陰敕中人梁惟簡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為踐祚倉卒備也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員外郎邢恕與蔡雍成謀密語太后之姪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安初中宜早有定論岐嘉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

禍吾家耶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岐王而與王珪表稟導確約珪入問陽鉤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劔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及太子已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于朝 庚子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甲寅羣臣請帝同太皇太后聽政蔡確思求媚于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退

哲宗元祐元年春正月丙辰立神宗原廟太皇太后詔曰
原廟之立所從來久矣前日神宗皇帝初卽祠宮竝建寢
殿以崇嚴祖考其孝可謂至矣今神宗旣已升附于故事
當營館御以奉神靈而宮垣之東密接民里欲加開展則
懼成煩擾欲採縉紳之議皆合帝后爲一殿則慮無以稱
神宗欽奉祖考之意聞治隆殿後有園池以后殿推之本
留以待未亡人也可卽其地立神宗原廟吾萬歲之後當
從英宗皇帝於治隆上以寧神明中以成吾子之志下以
安民之心不亦善乎

二年三月神宗旣祥太皇太后詔曰祥禫旣終典策告具
而有司遵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謂予當受冊於文德殿

雖皇帝盡孝養之意務極尊崇而朝廷有損益之文各從
宜稱仰惟章獻明肅皇后輔佐真廟擁佑仁宗茂業豐功
宜見隆異顧予涼薄敢企徽音稽用舊儀實有慙德將來
受冊可止就崇政殿又諭執政曰母后臨朝非國家盛事
文德殿天子正牙豈女主所當御哉

三年八月邢恕爲太后姪公繪作書上太后乞尊禮高氏
太后怒罷恕 十二月甲寅太皇太后詔曰官冗之患所
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于今上有久閑失職之吏則下
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損八流之
數無以澄清取士之原吾今自以渺身率先天下求惟臨
御之始嘗敕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

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顧托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矧此恩私實同毫末忠義之士當識此誠各忘內顧之恩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竝四分減一皇太后皇太妃準此

四年五月安置蔡確于新州確失勢已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因解釋其語以爲謗訕且論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東朝上之中書於是臺諫上確怨謗乞正其罪詔確具析確自辨甚悉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曲爲之地耳乃貶確光祿

卿分司南京書臺諫論之不置而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務留京未厭衆論執政議宣確于法范純仁王存以爲不可爭之未決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乾輿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乃不復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于大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時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言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常坐貶知鄧州中書舍人彭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封還詞頭

汝礪坐貶知徐州侍御史盛陶言不可長告訐之風亦坐貶知汝州初確之具析未上也梁燾自路州召為諫議大夫過河陽邢恕極論確有策立動燾至奏之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動耶若使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為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故今因其自敗如此行遣蓋為社稷也 六月甲辰范純仁罷呂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言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司諫吳安時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乃出知潁昌府傅堯俞言于太后曰蔡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餘可一切置之以陛下盛德何听不容確詞縱涉謗訕願聽之如蚊蚋過耳無使有纖芥之忤以奸太和之氣專至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

六年十一月乙酉劉摯罷摯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為朋讒竒中遂與大防有隙先是蔡確之貶邢恕亦謫監永州酒稅以書抵摯摯故與恕善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險人也有求於摯不得見其書陰錄以示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二人方附呂大防因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摯延見接納為牢籠之計

以覲後福且論王巖叟梁燾劉安世朱光庭等三十人皆其死友太后於是面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爲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惶恐退上章自辨而梁燾王巖叟果上疏論救之太后曰垂簾之初摯斥排奸邪實爲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爲也遂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爲黨亦罷知亳州

八年九月戊寅大皇太后高氏崩初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顧托同官家御殿聽斷齊等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爲至公一男一女病

且死皆不得一言訖泣下又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此事官家宜知之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於是宇內復安遼主戒其臣下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十一月乙巳范純仁乞罷政不許初大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

可爲朕留之且輒入覲帝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皆退而上疏其要以爲青苗非所當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時羣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德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示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放而行以戒薄俗韓忠彥亦言于帝曰昔仁宗始政羣臣亦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則善矣給事中呂陶復進曰太皇保佑九年陛下尊而報之惟恐不盡萬一有姦邪不正之人謂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

哲宗紹聖元年三月乙亥呂大防罷大防宣仁時懇乞避位后曰上富於春秋公未可卽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大防爲山陵使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逆探時旨首劾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從之十一月王子特追復蔡確觀文殿大學士

四年冬十月以邢恕爲御史中丞追貶王珪爲萬安軍司戶叅軍初恕久斥外心懷憤恨自河陽間道謁蔡確于鄧州將緒成太后王珪廢立事以明確與已定策功謀已定而無左驗會司馬光子康赴闕過河陽恕乃給康手書稱確功旣而梁燾以諫議召過河陽恕復頌確功於燾且出康書爲證旣而恕帥中山置酒誘高遵裕之子士京曰公

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曰有兄士克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珪爲相欲立岐王遣士充傳道語言于禁中公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啗以官爵曰不可言不知爲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士京庸暗從之至是章惇蔡卞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助遂召還三遷爲中丞恕遂以北齊婁太后旨各宣訓嘗廢孫少帝立子演設爲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尤可慮又令王穉爲高士京作奏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事遂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論於是詔追貶珪而贈遵裕奉國軍節度使

元符元年三月下文及甫于同文館獄及甫彥博之子也初劉摯嘗論列及甫又嘗論其父彥博不可爲三省長官故止爲平章事彥博旣致仕及甫自擢侍郎以修撰補外父母喪將除摯與呂大防猶當國及甫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還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忌於鷹場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又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必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爲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駙馬都尉爲粉侯韓嘉彥尙主其兄忠彥則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確之弟碩至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等陷其父陰圖不軌謀危

宗社引及甫書爲証章惇蔡卞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摯有廢立意遂置獄于同文館令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詭言其父彥博稱摯爲司馬昭粉則以王巖叟面白昆則梁燾字況之況猶兄也京惇因組織萬端將陷諸人以族罪奏劉摯等大逆不道死有餘責不治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耳會劉摯梁燾已貶死京等奏上不及考驗乃下詔禁錮摯燾子孫于嶺南勒停王巖叟朱光庭諸子官職蔡京覲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旣成而曾布忌京密言于上曰蔡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章惇蔡卞恐元祐諸臣一日

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爲助熸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旣敗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劉摯梁燾宮大防等結主宣仁閣內侍陳衍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朱崖又以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閣自郴州召還使蔡京安惇雜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鋸於前謂之曰言有卽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鍛鍊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于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爲大逆不道處死帝頗惑之至是惇下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爲庶人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

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郝隨覘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事得寢

洛蜀黨議

哲宗元祐元年三月辛巳以程頤為崇政殿說書頤在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為秘書省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自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民善教其子也

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入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嘗憑檻偶折柳枝頤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當輕有所折以傷天地之和帝頷之九月丁卯以蘇軾為翰林院學士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陟華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

道顛有所啓悟常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以書取軾不能從二年三月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熱只乞就崇政延和殿聞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召王昭素講易眞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比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美感豈獨子孫所當爲亦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者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位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八月辛巳罷崇政殿說書程頤願在經筵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方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吊願不可曰予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在死市叔孫通

制此禮也二人遂成嫌隙軾嘗發策試館職有曰今朝廷欲師仁宗之忠厚懼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於媮欲法神宗之勵精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刻於是願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軾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覲言軾命辭不過失輕重之體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臨朝宣諭曰詳覽軾之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祖宗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疼不出願詣宰臣呂公著問上不御殿知否且曰

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明目宰臣以願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鉅事中願臨連章力詆願不宜在經筵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願汙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徧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乃罷願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願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諸賢不悟各爲黨

比以相嘗議惟呂大防秦人慙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旣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奸則小人指君子爲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因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冬十月貶右司諫賈易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言亦直惟詆大臣太甚耳乃罷知懷州公著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爭臣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衆皆歎服

三年三月孔文仲卒呂公著曰文仲本以抗直稱然卷不曉事爲諫議時乃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 良晚乃知爲所紿憤鬱嘔血以致不起公著之言蓋指其劾程頤也 以胡宗愈爲尚書右丞諫議大夫王覲以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之分以類分善惡公著皆惡朝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在慶曆時同爲執政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覲知潤州而宗愈居位如故五年春正月程頤以父憂守制去臺諫復論賈易諂事願

再貶易知廣德軍

六年二月以蘇轍為尚書右丞轍除名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為縱橫押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王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翰林院學士承旨蘇軾罷軾自杭州召還未幾侍御史賈易復劾軾元豐末在揚州聞先帝厭代作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趙君錫亦繼言之太后怒罷易知宣州君錫知鄭州呂大防請併軾兩罷乃出軾知潁州尋改知揚州

七年三月程頤服闋三省擬除館職判檢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上耶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勸講必有補於聖明除頤直秘閣判西監頤再上表辭御史董敦逸據其有怨望語改授管勾崇福宮九月召蘇軾為兵部尚書兼侍讀軾自揚州召為兵部尚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二學士御史董敦逸黃慶基言軾為中書舍人時草呂惠卿制詞指斥先帝其弟轍相為表裏以紊朝政呂大防奏曰先帝欲富強中國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

事採改蓋理之當然比來言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轍亦為其兄辯所撰惠卿謫詞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初非謗誹先帝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於是罷敦逸慶基為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

紹述

哲宗元祐八年冬十月帝始親政時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今日乃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所嗚呼君子小人進

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為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讐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唯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奸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庶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劉瑗樂士宣等十人復職蘇

轍諫曰陛下視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
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侍講豐稷亦以爲言
出知潁州范祖禹復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
立新法意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勲舊之臣屏棄
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
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
天下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
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允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
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
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于京東王于京行茶法于福建蹇
周輔行鹽法于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于西川劉

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
后起而抹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向來所斥逐之人窺
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爲是如得至左右必進
奸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
又言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
宦官同一軌轍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
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
于元帝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遂盛李林甫
楊國忠皆自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于開元熙寧元豐間
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
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

之策致求樂摧陷用臣與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
微利為國歛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
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內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
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臣所以敢極言
之上曰所召內臣朕豈有意任用止欲各與差遣爾祖禹
乃退 十二月端明殿侍讀學士蘇軾乞外補出知定州
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
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
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今
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
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况踈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

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
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
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
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其實然後應
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
下之有為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
之臣轍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止是
宗廟之福天下幸甚 呂大防為山陵使甫出闕門楊畏
首判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 講求以
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數可召 長遂
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王安中李清臣等行義各

加題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
羨乞召章惇為相帝深納之遂復章惇為資政殿學士呂
惠卿為中大夫王中正復遙授團練使給事吳安詩不書
惇錄黃中書舍人姚勔不草惠卿中正誥詞皆不聽劉安
世極諫章惇等不可用貶出知成德軍

紹聖元年二月丁未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
書右丞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
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特用大臣皆從中出侍
從臺諫亦多不由進擬乃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
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臯陶湯舉伊尹不仁
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三月策

進士于集英殿李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
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
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士以柔遠也而羗夷之患
未彌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董
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心焉其意蓋紬元祐之政也蘇
轍諫曰伏見策題方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
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
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爰作於前子救於後
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
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權酷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
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

明以誠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天書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之梓宮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洵洵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屢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眾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詞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斥奴僕右丞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

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為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轍竟落職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初司馬光諭布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已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為遂以戶部尚書出知太原府至是徙江寧過京留拜承旨夏四月以張商英為右正言帝初卽位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時為開封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卽議變更得為孝乎復屢詣執政求進且為諛詞貽蘇轍求入

臺呂公著聞之不悅出爲河東提刑至是召爲右正言商英在外久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已因極力攻之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之勘會戶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摘抉揚鄙薄嗤笑剪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望陛下與大臣斟酌可否商英又論司馬光文彥博奸邪負國至比宣仁爲呂武全臺御史趙挺之等復會劾蘇軾草麻有民亦勞止之語以爲誹謗先帝黜軾知英州范純仁諫曰熙寧法度皆由心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卽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耶帝不聽 癸丑白虹貫日會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詔改元祐九年爲紹聖元年於是天下曉然知帝意所向矣 罷翰林學士范祖禹時帝欲相章惇祖禹力言惇不可用遂罷 壬戌以章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帝有紹復熙豐之志首起惇爲相於是專以紹述爲國是遂引其黨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報復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衆道謁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舟詢當世之務瓘因問惇曰天子待

公爲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瓊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績述而大政成緒誤國如此非奸邪而何瓊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奸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又曰譬如此舟移置之左則左重移置之右則右重俱不可也熙寧未必全是元祐未必全非惇不悅帝旣相惇范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 召蔡京爲戶部尚書 以林希爲中書舍人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闕惇欲使典書誥遲毒於元祐諸臣

且許以爲執政希又不徂 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吸黜之制皆希爲之極其醜詆 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 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 丁卯章惇請復行免役法差 兩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蔡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耳何以講爲惇然之顧役遂定初司馬光盡革熙寧之政而 罷顧役復差役獨於人情未協至是京惇相倚遂執 以爲詞復行免役法識者愈見其姦 戊辰以蔡卞爲國史修撰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先帝之聖蔡卞安石婿也上疏言先帝盛德大 卓然出千古之上而實錄所紀類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 詔從之卞遂從安石從子

防所求安石舊作白錄盡改正之 閏月壬申復以陸師
 閔等為諸提舉當平官 五月以黃履為御史中丞元豐
 未履為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惇確有所嫌惡
 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為劉安世
 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 讐然元祐舊臣無一得
 免者矣 秋七月丁巳追奪司馬 光呂公著等贈謚貶呂
 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官詔諭天下 卜時臺諫黃履復周秩張
 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翟思劉拯并 宥采等交章論司馬光
 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 於下請發光公著塚斷
 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為 處事也帝乃止於是追
 奪光公著贈謚 贈官貶大防為秘書

監摯為光祿卿轍為少府監並分 山南京初李清臣
 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討去蘇轍 紀仁亟復青苗免役法
 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為異惇 既貶司馬光等又藉文
 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 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
 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 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
 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 重議罰其布告天下初
 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 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
 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 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
 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靈仙觀 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
 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於 民但謫吾曹死無所恨正
 慮意在報復奈天下何 八月罷廣惠倉復免行錢 冬

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監安民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工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時論快之 十一日壬子持追復蔡確觀文殿大學士 十二月蔡卞進重修神宗實錄於是范祖禹及趙彥若黃庭堅等坐詆誣降官安置求豐黔州遷卞為翰林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修實錄數與祖禹等爭辨大要言王安石多有是處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誣書乎至是佃亦落職言者又以呂大防監修

神宗實錄

二年冬十月貶監察御史常安民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尚隱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耻近乃乞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諡為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于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

乞外帝慰勉而已至是復論章惇顓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于時柰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爲時相游說耶惇益怒安民又言曾布之姦於是惇布比而排之取所貽呂公著書白帝以爲比帝于漢靈帝怒安民不辨賴安壽救得免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于蘇軾兄弟遂出爲滁州監酒稅十一月安壽罷時章惇用白帖貶謫元祐臣僚壽言于帝帝疑之鄭雍謂惇曰王安石作相嘗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按牘懷之以白帝壽言不行惇怨壽言壽與常安民表裏出知鄒州時呂大防等寘居遠州會明堂赦

童惇豫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范純仁聞之憂憤欲齧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犯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及爾之言然牛李之黨禍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尚遵前軌卽今天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爲貶謫不出里居今趙彥若已死貶所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原放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

四年春正月李清臣罷知河南府 史臣曰哲宗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呂諸賢在廷左右弼謨俾日邇忠讜絕回適以端其志向元祐之治業庶可守也而清臣怙才躁進陰說柄用首發紹述之說以亂國是羣姦嗣之衝決莫障遂重爲縉紳之禍 二月己未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爲姦謀誅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責遂追貶司馬光爲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爲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爲雷州別駕奪趙瞻傅堯俞贈諡追韓維到任及孫固范伯祿胡宗愈等遣表恩未幾復追貶光朱崖軍司戶公著昌化軍司戶 癸未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

于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官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自涇原入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入防朴直爲人所賣二三年可復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繩之益力會侍御史來之邵言司馬光畔道逆理典刑不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於是三省言言大防等爲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嘗徵摯而罰不稱愆生死異罪無以垂示萬世遂貶大防舒州墊官鼎州團練副使轍化州燾雷州別駕純仁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化末五州劉奉 少卿郴州居住尋安置柳州韓維落職致仕再謫均州安置王覲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

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
 緬吳安詩秦觀十七人通隨峽德蔡毫單饒均池信和金
 光衢連橫等諸州居住王汝濂致仕孔平仲落職知衡
 州張來晁補之賈易並監當營朱光庭孫覺趙鹵李之純
 杜純李周並追奪官秩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為別駕中書
 舍人葉濤當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
 上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壽無忘許
 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不
 免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以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
 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共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
 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吾之路矣時韓維謫均州

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
 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
 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
 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
 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然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
 覆于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甲申
 貶太師致仕文彥博為太子少保先是左司諫張商英嘗
 言彥博背國負恩朋附司馬光故貶甲辰蘇軾謫授瓊
 州別駕移昌化軍安置范祖禹多賓州安置劉安世移高
 州安置章惇議遣呂升卿董之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
 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大臣其釋勿治惇志不快

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謔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章著其章疏按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爲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卽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施行文書摺拾附著纖悉不遺凡二百四十三帙上之由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鄒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以其近似難分之迹而典刑輕重斷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禍操柄下移於近臣極加省矣

爲來事之監卞黨薛昂林

自又乞毀司馬光資治通鑑板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議沮已亥呂大防將赴舒州卒于虔州之信豐大防爲相用人各盡其能不事邊幅而天下臻於富庶竟以貶死天下惜之上聞之曰大防何以至虔州及請歸葬卽許之一時議者謂痛貶元祐黨人皆非上意也十一月癸酉貶劉奉世于柳州安置程頤于涪州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遂削籍竄涪州頤在涪與門人講學不輟周易傳亦在涪所著也復立市易務

元符元年六月戊寅朔改元甲午蔡京等上常平免役法

秋七月再竄范祖禹于化州安置劉安世于梅州初章
惇怨范祖禹劉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併
陷二人安世至貶所惇陰令殺陳衍使者過梅脇安世自
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土豪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
承意疾馳且至家人號泣不食安世飲食起居如平時至
夜半其人忽嘔血而死安世獲免祖禹尋卒祖禹在經筵
勸講論諫常數十萬言開陳治道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
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能過也

二年八月癸酉章惇等進新修敕令式惇讀於帝前問有
元豐所無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帝曰元祐亦有可取者
乎惇等對曰取其善者 九月癸卯命御史點檢三宥有樞

密院竝依元豐舊制 閏月置看詳訴理局安惇言陛下
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之間者咸爲除雪
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按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得依
斷施行蔡卞勸章惇置局命中書舍人蹇序辰及安惇看
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逮天下
怨疾有二蔡二惇之誣

孟后廢復

哲宗元祐七年夏四月己未立皇后孟氏后洛州人馬軍
都虞候元之孫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人
入宮后年十六太皇太后皇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
太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道宜正位中宮命學

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略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
冊后六禮儀制以進遂命呂大防兼六禮使韓忠彥克奉
迎使蘇頌王巖叟克發冊使蘇轍皇叔祖宗景克告期使
皇伯祖宗晟范百祿克納徵使王存劉奉世克納吉使梁
燾鄭雍克納采問名使帝御文德殿冊爲皇后太皇太后
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旣而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
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

紹聖三年八月竄范祖禹于賀州劉安世于英州時劉婕
妤專寵內庭前祖禹元祐中聞禁中覓乳媪以帝年十四
非近女色之時與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說太皇太后
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

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太后深嘉之至是章
惇蔡卞摭諫乳媪事乃指婕妤也於是坐二人構造誣謗
之罪九月乙卯廢皇后孟氏初劉婕妤嘗同后朝景靈
宮訖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閣中陳迎
兒訶之婕妤不顧閣中皆忿會冬至朝太后於隆祐宮后
座朱髹金飾婕妤亦欲得之從者知其意易座與后等衆
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復坐或
已撤婕妤座遂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謂
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爲大家早生子此座正當婕妤有
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
出入宮掖公主藥弗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

寧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耶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卽獲符於帝前宮中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爲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等卽皇城司鞠之捕逮宦者宮妾三十人榜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脇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爲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真出居瑤華宮時章惇欲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爲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寃之踰兩旬敦逸奏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臣常問錄其獄恐得罪天下帝欲貶之曾布曰陛下以獄出於近習權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貶之何以取信中外乃止

元符二年九月丁未立賢妃劉氏爲皇后后多材藝被專寵旣構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時鄒浩方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旣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於妃嬪而卜其貴族所以遠嫌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

爭寵而致罪乎抑或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陛下臨朝既嘆以為國家不幸至於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未平祥符事以為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宋丁貴人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霆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

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為難而以萬世公議為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浩曰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邪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惺誅浩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尚書石丞黃履進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遠出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為戒誰復為陛下論得失乎幸與善地不聽初陽翟田畫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

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母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回曰事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歛交游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爲之懼曰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凡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卽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又有曾誕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爲不知幾云 閏口字茂卒

三年春正月己卯帝崩無子弟端王佶卽位 辛巳尊皇后劉氏爲元符皇后 五月丙子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自瑤華宮還居禁中 陳邦瞻曰按陳 論廢后事有曰當時致此之因蓋生於元祐之說也以繼神考爲說以讎毀宣仁爲心者其於元祐譬如刈草欲除其根瑤華乃宣仁所厚萬一有預政之時則元祐未必不復是以任事之臣懷刈草之慮則瑤華惡得而不廢乎知經術者獨謀於心宰政柄者獨斷於手方其造意自謂密矣而已難逃於上微之士嗚呼小人之愚其君一至是哉其可畏也人情莫親

於父子莫昵於夫婦李林甫用而明皇不能有其子蔡立
章惇之計行而哲宗不能有其妻哀哉

徽宗崇寧元年冬十月甲戌復廢元祐皇后孟氏時元符
皇后閣宦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間既而
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復后爲非於是御史中丞錢適殿
中侍御史石豫左膚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何大正
狂言復瑤華之廢后掠流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
乃至疎逃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
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無亭于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
朝京與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臺臣之說請如紹
聖三年九月詔書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

出后於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降宰臣韓忠彥

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戶參軍黃履郴州團練副使

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

七人於遠州 十二月追謚哲宗子茂爲獻愍太子初鄒

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

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

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營黨僞爲浩疏有

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爲已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

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追冊茂爲太子而竄浩於昭州

二年二月尊元符皇后劉氏爲皇太后宮名崇恩

政和三年二月太后劉氏自殺帝以哲宗故曲加恩禮于

后而后頗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為左右所逼即簾鈞自縊死諡曰昭懷

高宗建炎元年春正月尊廢后孟氏為元祐太后七月元祐太后避金兵如揚州八月更號元祐太后曰隆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諱易以所居宮名從之十月隆祐太后如杭州

二年秋七月隆祐太后如洪州復如虔州

四年三月遣使迎隆祐太后于虔州帝謂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已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愜朕朝夕慕念之意遂遣盧益辛企宗等奉迎于虔州八月太后幸越州

紹興元年夏四月隆祐太后之孟氏崩諡曰昭慈獻烈詔權攢于會稽縣之上皇村俟事寧歸葬哲宗山陵

建中初政

哲宗元符三年春正月帝崩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惇祝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似當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於次則端王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于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即位于柩前

羣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拜泣。移時乃許之。端王神宗第十一子也。三月辛卯。以四月朔日當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鷗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爲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爲戒也。臣嘗讀史。見漢劉陶。曹鸞。唐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興嗟。矯然山林。不返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聞。不敢一吐。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得以判左右之忠邪。爲本臣生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惟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爲奸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於今日。甚可駭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奸。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奸。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奸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奸可也。苞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奸可也。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罰。自報恩怨。謂之奸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奸可也。凡此數者。光之有乎惇之有乎。夫有實者

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爲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爲忠必以忠爲佞於是乎有謬賞濫罰賞謬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諫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過而謂之奸是欺天下也至如惇徂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爲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其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害尤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自反覆當賊陷忠良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

史不劾奸邪門下不駁詔令其持暗默以爲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修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召召龔夬爲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爲左右正言韓忠彥等薦之也御史中丞安惇言鄒浩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

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何爲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言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狂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遂出惇知潭州 夏四月下已復范純仁等官時純仁在永州帝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徙居鄧州在道拜覲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官使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言旣又遣中使趣純仁入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時蘇軾亦自昌化移廉徙永更

三赦復提舉成都玉局觀

乙酉祭罷下專托紹述之

說上欺天子下脇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下深阻寡言議論之際惇毅然主持下或噤無一語一時論者以爲惇迹易明下心難見至是龔夬論惇下之惡大略以爲昔日丁謂當國號爲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惇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满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于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忠臣義士朽骨嚼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炎荒海內之人憤悶而不敢言

皆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爲皆卞發之爲力居多望采公論昭示顯黜未報臺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張庭堅等極論卞罪浮於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寧臺諫論之不已遂以秘書少監分司池州 已丑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韓忠彥言之遂有是詔 六月陳瓘論邢恕矯誣定策之罪安置均州 九月辛未章惇罷惇爲相專國復怨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由是正人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屢興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兼山陵使靈輿陷淖中踰宮而行之臺諫豐稷等劾其不恭罷

知越州

冬十月丙申安惇蹇序辰除名放章惇于潭州

惇旣罷陳瓘等以爲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之官如安惇蹇序辰等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傳致語言指爲謗訕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於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貶惇武昌節度使居潭州 蔡京林希罷時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京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結交內侍戚里以覩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龔夬亦言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讎始則止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

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燬煉附會願考證其實以正奸臣之罪皆未報會中丞豐稷召自河南初入對與京遇京謂之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奸狀帝猶未納臺諫陳瓘江公望等相繼言之帝亦不聽稷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復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右司諫陳祐復論林希紹聖初黨附權要詞命醜詆之罪乃削端明殿學士徙知揚州 丁酉以韓忠彥曾布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為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乖異元符中惇以士心不附欲薦引名士且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諡布

以為無益沮之且去矣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其意蓋欲傾惇會哲宗崩而止及帝即位銳意圖治延進忠顯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既拜相其弟翰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卜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卜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計思之可為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人於要路異時惇卜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布之相也御史中丞豐稷欲率臺屬論之遂遷稷工部尚

力乞補外不允謝表有內侍已成於怨府佞人方刻於章
章之語上問佞人爲誰曰曾布陛下布則天下事定矣
已未詔禁曲學偏見妄意改作以害國事者十一月
庚午詔改明年元年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
至正消釋朋黨遂改元爲建中靖國詔下御史中丞王觀
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
爲戒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觀言堯舜禹相授一道堯不
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堯舜禹相授一道堯不
王作邑於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闢市不淫梁無周公
從而禁之不害其爲善繼善述神宗作前子孫當守
于後至于時異事殊損益者損之於理固未爲有失

也當國者忿其言遂改爲翰林學士出是邪正雜進矣初
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勣對曰
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
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壬戌朔有流星光燭地自西
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函白氣將
散復有黑祲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建寅之月
其卦爲泰年當改元時方孟春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以
一日言之日爲陽夜爲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爲陽西北爲
陰以五色推之赤爲陽黑與白爲陰以從事推之朝廷爲
陽宮禁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此

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也漸衝正而西散爲白而白主兵
此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爲警戒陛下進思
良紂邪佞正名分擊奸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
異可變爲休祥矣又言比日內降寢多或恐矯傳制命漢
之鴻都賣爵唐之墨敕斜封此近監也 范純仁卒遺表
言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勸帝清心寡
欲約已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凡八事謚忠宣
二月丁巳貶章惇爲雷州司戶參軍初任伯雨論章惇久
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改君卒軌逞異志
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寘陛下與
皇后於何地甚急會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

臣聞北使言去年洛圭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
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爲只若是行遣以此
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
爲可殺也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
乃貶惇爲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
僦民屋惇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
乃止至是惇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
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死 三月罷瓘給事中任伯雨直
雨初爲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
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卽爲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
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

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徒為慶支員外郎六月戊午尚書范純禮罷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更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宜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盡懷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藉口以元豐為是則欲資元豐之人以元祐為非則欲斥元祐之人其心豈恤國無直欲快私忿歟

其奸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駙馬都

尉王誥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誣怒會誣館澄死

純禮主宴誣誣其輒斥御名遂罷知穎昌府帝初政虛

心納諫海內想望庶幾慶曆之治曾布入相遂右紹述諫

官陳祐六疏劾之不以賜罷降救以觀望推引責之右司

諫江公望聞而求對面請其故上曰祐意在逐布引李清

臣為相耳公望言臣不知其他但近者易言官者三逐諫

官者七非朝廷美事因袖疏力言豐祐政事得失且曰陛

下若自分彼此必且起禍亂之源上意感格業從之矣會

前太學博士范致虛上書言太學取士法不當變且言臣

讀御製泰陵挽章曰同紹裕陵此陛下孝弟之本心也臣

願守此而已江公望又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已為同忠於君為異借威柄快私隙使天下騷然秦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出於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宵風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鈞斬祛之隙也先帝信讎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與爭與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柰皇天后上何帝嘗以示范純禮純禮替之乞復遷公望以勸來者會昌祭王府相告有不遜語及于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罷

秋七月丙戌安燾罷時 密奏紹

聖元符以來用事者假紹述之虛名以誑惑君父上則欲固位而挾私讎下則欲希進而肆朋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彼自為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髮為朝廷計也當熙寧元豐間內外府庫無不充衍自紹聖元符以來傾府庫竭倉廩以供開邊之費願陛下罷無益之人厚公私之積早計而預圖之則天下幸甚又言東京黨禍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切上不悅遂自樞密院出知河陽府 八月陳瓘上疏言臣嘗見別修神宗實錄以成一代之典而不聞施行蓋紹聖史臣人為宰相故之不報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以人掩善之過時兼權給事中曾布專主紹述取王安石熙寧所記目錄以為依據欲

引瓘附已使人語瓘謂將去權卽直語子正彙曰吾與宰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明日遂投書于布論其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卽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布得書大怒瓘復錄所上布書及所嘗著日錄辨國用湏知以上三省且乞敷奏早行竄黜遂黜瓘知秦州瓘始著合浦尊堯集爲平 晞盡辨其所紀載猶未證言王安石之非及北歸又著四明尊堯集爲八門曰聖訓曰論道曰獻替曰理財曰邊機曰論兵曰處已曰寓言始條分而件析之無婉詞矣 冬十月召陸佃爲禮部侍郎佃上疏曰近時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求事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以忠厚爲重遲以靜退爲卑弱和師成風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夫善續前人者不必因所爲否者廢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是知廢之而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知廢之之過也願浴謀仁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爲貴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遂命修哲宗實錄遷吏部尚書拜尚書右丞 十一月庚辰詔改明年爲崇寧

蔡京擅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復詔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初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測人主微旨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訪畫畫奇巧留杭累月蔡京與之遊不舍畫

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帝屬意用京左階道錢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由是京官衆口一詞譽京遂起京知定州改大名會韓忠彥等言京交惡知謀京自助乃有是召京首論二事其一言神宗一代之史非紹聖無以察正元祐之詆謗今有以爲修史之原令史官條具紹聖之所以掩蔽者示天下以公言元祐之非所以雪先朝得罪之人紹聖命安惇察斥宸駁正固當然耳二人乃坐除名如此則訴理爲是矣夫二臣之罪不除則兩朝之謗終在疏奏上益嚮之

初鄧綰之子洵武爲起居郎恐不

爲清議所容當圖所以求知於上因入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氏琦常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爲人臣尚能紹述其父之志陛下爲天子反不能紹述先帝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例旁行七重別爲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爲一重以能助紹述者序于左執政中惟溫益蔡京一二入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通之屬而已其序于右者則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皆指爲害政不欲紹述者帝出以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

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
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
然奉行請相蔡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
次意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 罷禮
部尚書豐稷稷初爲諫官卽論罷蔡京又陳曾布之姦至
是以積忤貴幸罷 十二月邢恕呂嘉問路昌衡安惇蹇
序辰蔡卞竝復宮觀尋與郡召張商英赴闕

崇寧元年五月庚申韓忠彥罷左司諫吳材等論忠彥變
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材遂罷知大名府 己卯陸佃
罷佃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人才無大相遠
當以資歷敘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勢如

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爲輕事改作
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餘黨佃言于帝曰不
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
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
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 庚辰以許將溫益爲門下
中書侍郎蔡京趙挺之爲尚書左右丞京素與屯田員外
郎孫贇善贇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
及是京謂之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贇曰公誠能謹守
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
兵天下幸甚京默然 閏月壬戌曾布罷布初用王安石
薦在神宗時凡上前所言皆安石所欲建明也又上書欲

神宗專任安石以刑罰脇制天下使無敢言哲宗親政宰相章惇托紹述以快私忿布贊之其力惇與大獄無能救解或陰擠之惇遂而布總右揆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逐蔡京至崇寧初知上意所向又力排韓忠彥而專其政引京以自助京懷舊恨與布大異會布擬陳祐甫爲戶部侍郎祐甫之子迪布之愛婿也京言布以爵祿私其所親布忿辨久之聲色俱厲溫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殿中侍御史錢遵誦之布請罷遂出知潤州 秋七月戊子以蔡京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中道未究先帝繼之兩遭簾帷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今持相卿卿可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 已丑禁元祐法

甲午詔置講議司於都省蔡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爲而京陰托紹述之柄每制天子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卽都省置講議司自爲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爲而未暇者以其黨莫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爲僚屬取政事之大者講議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度屢變無常矣 八月己卯以趙挺之張商英爲尚書左右丞商英爲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及任翰林學士草蔡京拜相制極其褒美故京引之 復紹聖役法 九月己亥立黨人碑于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時元祐元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

愜意乃與其客強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公亮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王玠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吳安持錢勰李之純趙彥若趙高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呂希純曾肇王覲范純粹王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鮮于侁賈易鄒浩張舜民餘官程頤謝良佐呂希哲呂希績吳補之黃庭堅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司馬康吳安詩張永公歐陽棐陳瓘鄭俠奉觀徐常湯誠仕純宋保國劉唐老華以隱王鞏張保源汪衍余爽常立

唐義問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廷堅李祉棟佑任伯雨朱光裔陳鄂蘇嘉蘊樊歐陽中立吳倚呂仲甫劉當時馬琮陳彥劉昱魯君貺韓跋內臣張士良魯燾趙約譚喬王偁陳詢張琳裴彥臣武臣王獻可張巽李備胡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彙疏及熙寧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爲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爲正等悉加旌擢范柔中以下五百餘人爲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 冬十月戊寅蔡卞知樞密院事 十二月丁丑詔邪說詖行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學術政事並勿施用

二年春正月乙酉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陷以黨事同日貶竄任伯雨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夔夫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柳州陳佑澧州李深復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民温州張舜民商州馬涓吉州豐稷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于象州丁未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三月乙酉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尋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充三舍生者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教授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書等寺人亦無得至京師丁亥策進士于集英殿時李階舉禮邪第一階深之子陳瓘之甥也安院對

策言使黨人之子階魁南宮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沈第文黃定等十八人皆上書邪等上臨軒謂之曰若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負于若亦立黜之夏四月丁卯詔毀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鄭雍趙瞻王巖叟十人景靈宮繪像之亥詔毀范祖禹唐鑑及三蘇著論堅奏觀文集戊寅以趙挺之為中書侍郎張商英吳居厚為尚書左右丞安惇同知樞密院事除故直秘閣程頤名言者希蔡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謫恠專以詭異籠蔽愚俗近以入山著書妄及朝政詔毀頤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及監司嚴加覺察悉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誠行惑亂眾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

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願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八月戊申張商英罷商英在紹聖時巧媚取容其倡紹述至是與蔡京議論不合執法石豫御史朱紱余深奉京風旨將劾奏之而無以爲說乃取商英在元祐中嘗著嘉禾頌擬司馬光於周公且酌祭光文有褒頌功德語因請正其罰詔以商英論議反覆會自希求元祐之初詆訾言先烈當處文章豈容在列落職知亳州名入元祐黨籍時蔡京又自書姦黨爲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鑄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人謂之文節民不忍刻也府君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之免鑄安民二字于石未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三年春正月鑄當十大錢自太祖以來諸路置監鑄錢有折二折三當五隨時立制未嘗鑄當十錢至是蔡京將以利惑上始請鑄于諸路與小平錢通行于時時四方承平府庫盈溢京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如糞土屢朝所儲大都掃地矣以蔡攸爲秘書郎攸京長子也有寵于上至是賜以進士出身遂有是拜夏四月罷講議司詔諸州見行新法文移許直達尚書省其講議司官屬依制置三司條例司例推恩自張康國以下遷官者幾四十人尚書省復言追復先朝法度以來無慮千百數尚懼講

求未盡乞令諸路官司有未興復者各具以聞從之 蔡京請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做川峽路立偽造法通情轉用併隣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已而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惟聞浙湖廣不行錢引趙挺之以爲聞乃京鄉里故得免焉 六月壬寅朔圖圖靈元豐功臣於顯謨閣 癸酉辟雍初成詔荆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吏部尚書何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 戊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爲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復彈奏戶部尚書劉極言漢唐失 嘗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爲

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爲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懼風臺臣劾之出知蘄州 秋七月辛卯復行方田法 八月許將罷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中丞朱諤收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爲謗且謂將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在紹聖則陰匿元祐之所爲遂罷知河南府諤蔡京之黨也 九月乙亥以趙挺之吳居厚爲門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爲尚書左右丞紹聖中蔡京治役法法薦康國爲屬及京黨因定黨籍詔述康國皆預密謀故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連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爲承旨遂拜右丞 以胡師文爲戶部侍郎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

及真揚楚泗爲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楸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侈費於是以其姻家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爲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竭則不能增糴儲積空而輸楸之法壞矣

四年春正月蔡卞罷卞立心傾邪一意婦翁王安石所行爲至當以兄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

時有不合至是京請以童貫爲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於帝前詆卞求去遂出知河南府 三月以趙挺之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竄知慶州曾孝序于嶺南初孝序察訪湖北過闕蔡京畏孝序見帝言舒亶事密遣客以羨官啖之孝序不從又與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於通流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遂出知慶州至是京行結糴俵糴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所得但言約日出師幾誤軍期除名竄嶺表 六月戊子趙挺之罷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遂拜尚書右僕射

既相與京爭權屢陳京奸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罷

五年春正月戊戌彗出西方其長竟天甲辰以吳居厚

門下侍郎劉逵為中書侍郎乙巳以星避殿損膳詔求

直言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

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明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

名不可滅也 丁未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

方田之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間

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 二月丙寅蔡京罷京懷奸

植黨威福在其手託紹述之名紛更法制貶斥羣賢增供

財利之政務以後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說每

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為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

規而侈後觀時天下父平吏員凡濫節度使至八十餘員

留後觀察下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

五十員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其名

雜出大率爭以奇巧為功而花石綱之害為尤甚至真因

彗星見帝悟其奸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免京為中太一

宮使留京師言者論不已中丞吳執中言于帝曰進退大

臣當全體貌帝為京下詔戒飭言者乃已 以趙挺之為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京既罷帝召見挺之曰京所

為一如卿言復拜右相挺之與劉逵同心輔政凡京所行

悖理害民之事稍稍釐正之然挺之知慮後患每建自務

開其端而使遠畢其說遠亦欲自以為功直情不顧初蔡

京輿邊事用兵累年至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釁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之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微笑而已三月丙申詔星變已消罷求直言尋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已未賜禮部進士及第出身六百七十人時蔡疑揣蔡京且復用其所對策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續述足以求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奸言乘間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不以爲疑動搖國是不以爲憚願迺處其本末而絕其原於是擢爲第一以

所對策頒天下

已未劉摯罷時蔡京令其黨進言于帝

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爲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其說復有用京之意然羣臣未有覺者鄒居中往來鄒如又紳所知之卽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皆學校禮樂居養安濟等法乃厚下裕民何所逾天而致威譴乃更張邪帝悅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帝遂疑達擅政於是京黨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達專恣反覆陵蔑同列引用邪黨出達知亳州

大觀元年春正月甲午以蔡京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壬寅吳居厚罷壬子以何執中爲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美爲尚書左右丞子美初爲河北轉運使頗漕計以奉

上至損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由是諸路漕臣效尤爭進羨餘矣北珠出於女真子羨市於遼遼嗜其利雲文真捕海青以求珠文真深怨之而子羨用是顯 二月己卯復行方田 三月丁酉趙挺之罷以何執中鄧洵武母門下中書侍郎梁子羨朱謬爲尚書左右丞 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蔡京之再相也居中有力焉京薦之初居中直學士院自言爲鄭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以爲重及居中入樞府妃時已貴重於居中無所賴乃用宦者黃經臣計以親嫌爲請改授中太乙宮使居中不懼蔡京爲言宥府本兵之地非三省執政用親無嫌經臣沮之於是居中疑京援已不力怨之 以蔡攸爲龍圖閣學士兼侍

讀 以冀夢得爲起居郎時蔡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上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尊夫事不過不可二者而已以爲可而出於陛下則今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爲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故先王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爲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爲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大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爲先上然之

九月貶侍御史沈疇監信州酒稅竄御史蕭服于處州時
蔡京怨劉逵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逵婦兄章縱兄
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鞠之株連者千餘人彊抑使承死者
甚衆京猶以爲緩遣侍御史沈疇御史蕭服往代疇至蘇
卽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嘆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傳
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疇
監信州酒稅服羈管處州而縱竟竄海島 閏十月復以
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居中旣怨蔡京遂陰與張康國比
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震得兩首龜于黃河獻以爲瑞京曰
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言首豈有二入
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
愛已故申前命三流太廟齋郎方軫于嶺南時軫上書言
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風豐之說爲自媒之
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
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上意也明日不行又語
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已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歛天下
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
無之京分爲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爲陛下言
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爲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
下治亂臣以爲京必反也請誅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
竟流嶺南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蔡京以不及所當食夙
率羣臣稱賀

二年春正月戊寅加蔡京太師

三年三月壬申張康國暴卒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及在樞府寢為崖異時帝惡京專悞陰令康國阻其姦且許以相京忌康國遂引吳執中為中丞執中將論康國康國先知之且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為京論臣已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怒黜執中至是康國早朝退趨殿廬得疾仰天吐舌昇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元六月丁丑蔡京罷京專國日以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劾京罪惡章數十上上亦厭京遂罷為太乙宮使初上為端王時大使局有郭天信者言王當有天下及即位言驗得寵遂奏京必當廢以憾京密白日中有黑子

帝為之恐後屢白不已上始疑京故罷 辛巳以何執中

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執中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為首相大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即位以來五命相矣若韓忠彥之庸懦曾布之賊汚趙挺之之蠢蕪蔡京之跋扈皆天下所不堪者今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當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入一身臟腑受診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當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替元是猶以蚤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 十一月己巳蔡京進楚國公致仕仍提舉脩哲宗實錄朝胡望石公弼言

蔡京盤旋京師無去志餘威震于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殿中侍御史洪彥昇言蔡京再居元宰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姦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殿中侍御史毛注言京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翰林學士葉夢得爲腹心交植黨與帝爲逐夢得擢舉洞霄宮而遷注侍御史注復極論京受孟昶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兇朋林摠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其門人播傳咸謂陛下恩慈不若行且復用太學生陳朝老亦疏京惡十四事乞投畀遠方以禦魍魅皆不報四年二月己丑以余深爲門下侍郎張商英爲中書侍郎

侯蒙同知樞密院事蔡京旣免商英自峽州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因奏曰神宗脩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遂留居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使密伺言所爲京聞而銜之五月丙辰以彗星見詔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石公弼等遂極論蔡京罪素克公亦論蔡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賜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彼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爲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識法名退還門號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園土聚徙郡之惡反不執不忠之罪

比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天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
猶怙恩恃寵優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
京考京之罪益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
京疾其異已而別爲禁防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
惡其議已而重宣於法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
消彌天變甲子貶蔡京出居杭州六月乙亥以張商
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
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爲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早
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
霖二字賜之十二月張商英請編熙寧元豐事號皇宋
政典詔就尚書省置局商英請蔡京以詔述爲名但初制

人主禁錮士大夫耳故作政典以黜其妄

政和元年八月乙未復以蔡京爲太子太師丁巳張商
英罷商英爲政持平改蔡京所鑄當十大錢爲當三以平
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歛以
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柳僥倖帝嚴憚之嘗聳升平
樓戒主者遇丞相道騎至必匿匠樓下時稱商英忠直然
意爲才疎凡所當爲先於公座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爲計
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皆預議至是惡商英出已
上與鄒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
竄知惠州時方按郭天信有寵於上商英因與往來事覺
居中因諷中丞張克公併論之遂罷政出知河南府冬

十月羈管陳瓘于台州瓘以忤蔡京竄郴州瓘子正彙在杭訟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疑執正彙送京師陰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府併逮治瓘尹李孝壽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蒞鞫聞其辭夫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言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帝命取瓘所著尊堯集張商英先已取其集將上而商英罷相瓘遂表奏乞上尊堯集于御前開拆仍於奏牘寓意言王安石不宜配享

宣聖廟帝謂其語言無緒故係詆誣羈管台州初安石嘗著日錄八十卷瓘謂安石此書詆訕宗廟及瓘貶廉州乃著合浦尊堯集以日錄詆誣之罪歸于蔡卞後又著四明尊堯集痛絕王氏以發揚熙寧用舍宰臣本末之緒而自明改過之心至是貶台州何執中奉行蔡京奉旨起遷入石幟知台州欲宣瓘以必死幟至執瓘至庭大陳獄具將脇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幟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耳瓘曰然則何用如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短淺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况尊堯集已上進矣幟慙揖瓘使退所

以窘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中怒罷懾瓘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二年二月戊子詔蔡京復以太師致仕賜第京師京自杭州召還帝宴之于內苑太清樓 夏四月復行方田 五月乙巳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京患言者議已乃作御筆密進而丐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必託以行至有不類帝書者羣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 呂中曰自奸臣創御筆之令凡私意所欲為者皆謂御筆行之違者有刑於是給舍不得繳臺諫不得言而紀綱壞矣昔有勸仁宗攬權者上曰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從

中出此言真為善世法 八月焚元祐制詞 九月更定

官名蔡京率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職悉依機庭之號脩六尚局建三衛郎遂詔太師太傅太保三公之官今為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為三公為益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官皆非三公竝宜罷仍立三孤為次相之任更侍中為左輔中書令為右弼尚書左僕射為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為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及文武勳官以太尉冠武階然是時員既冗濫名且混雜甚有走馬承愛升擢使一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三年春正月癸酉追封王女石為舒王子雲為昭川侯從祀孔子廟廷

五年秋七月詔建明堂于寢廟之南以祭京兆明堂使開局興工口役萬人八月安置太子詹事陳下光於池州

初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湯吾志耶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

六年夏四月庚寅詔蔡京三日一朝正公相位總治三省事一五月庚子以鄭居中為保太宰劉正夫為少宰鄧洵武知樞密院事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

文無所師鄭居中每為京言京亦惡京車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之又以正夫議論駁更京異拜為少宰

七年六月戊午朔以明堂成進封蔡京為魯國公京辭兩國不拜詔官其親屬二人八月癸亥鄭居中罷居中與

蔡京不相能至是以母喪去位京懼其起復以居中王珪壻也乃使蔡確子懋直理定策事以沮遂追封確清源郡

王御製文立石墓前欽借撼居中然卒不能害十一月竄侍御史黃葆光于四州初葆光為左司諫治蒞職即言

三省吏猥多乞非元舊制者一切革去帝命釐正之一時上論命然蔡京怒其異已密白帝降內批云當豐享豫

大之時為衰亂減省之計徒為符寶郎明年復拜侍御史至是大旱帝以為念葆光上疏言蔡京端悞自專侈大過

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 三十一

制無君臣之分鄭居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故致災異疏上不報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遂有是竄

宣和元年九月道德院生金芝帝幸觀之遂幸蔡京第時京子儵攸脩及攸子行皆爲大學士儵尚帝女茂德帝姬家人所養亦居大官媵妾封夫人每侍上恒以君臣相悅爲言帝時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傳觴略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益實事也 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攸有寵于帝進退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攸黼着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媒詭浪語以戲

笑取悅攸事蔡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 冬十月甲戌以紹述熙豐政事書布告天下 十二月丙申編管正字曹輔干郴州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之語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塵陌郊坰極遊樂而後返道途之言始猶有忌今乃談以爲常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其可畏也昔者仁祖視民如子惻然惟恐

或傷一旦官闈少寬衛士輒踰禁城幾觸寶瑟諺有之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哉况今里愚之民見差科日增豈能一一安分萬一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臣願陛下深居高拱臨之以穹昊至局之勢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太史擇日有司除道三衛百官以前以後若曰省煩約費則臨時降旨稍爲裁節比諸微服不猶愈乎帝得疏出示宰臣令付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于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夕有惡鳥鳴屋春聲若紡輪心知其有禍弗恤也及貶怡然就道

二年六月戊寅詔蔡京致仕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聞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爲讎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診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卽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邪兒欲以爲吾疾而

罷我耳閱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 十一月以王黼爲少保太宰初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爲四方翕然稱爲賢相及拜太宰遂乘高爲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稍襲京迹

六年十一月王黼罷黼位元宰每陪曲宴親爲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太子聞而惡之黼以鄆王楷有寵陰爲畫奪宗之計未成及帝幸其第觀芝而黼弟與梁師成連墻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與師成交結狀還宮眷待頓衰李邦彥素與黼不協陰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栗論黼姦邪專橫十五事遂詔黼致仕其黨胡松年等皆罷 十二月詔蔡京復領三省事王黼既致仕朱勳力勸用京帝

從之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治事悉決于季子條凡京所判皆條爲之至代京入奏事條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帖囁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恣爲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梈爲戶部侍郎媒孽密謀斥逐朝士劄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柯括以賞之爲天子私財白時中李邦彥等惟奉行文書而已七年夏四月勒蔡京致仕蔡條鍾愛于京擅權用事其兄依嫉之數言于帝請殺條帝不許白時中李邦彥亦惡條乃與依發條姦私事帝怒欲竄之京力可免乃止勒停侍養因安置韓梈于黃州禡條侍讀毀賜出身敕欲以撼京而京猶未有去志帝乃命童貫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京

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讒譎者貫曰不知也京不
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京作三表求去乃降詔從之
史臣曰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顯徂伺爲國
位計始終一說謂當越拘孿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
奉帝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與京不合者以梃之京
聞將退免輒入見初哀匍伏叩頭無復廉恥燕山之役京
送攸以詩陽寓不可之意異事不成得以自解見利忘義
至於兄弟爲參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卽家爲府營進之徒
舉集其門輸貨僮隸以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爲虛器患得
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不可脫卒致宗社之禍

花石綱之役

徽宗崇寧元年春三月命宦者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
用諸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之工曲盡
其巧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于民民力重困
三年二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

四年十一月以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于蘇州初
蔡三過蘇州欲建僧寺閣會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
郡人朱冲不可京卽召冲語之居數日冲請京詣寺度地
至則大木數千童積庭下京器其能踰年京還朝遂挾冲
子勔偕來竄其父子姓名於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時垂
意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
之後歲歲召貢五六品至是漸盛舳舻相銜於淮汴號花

石綱置應奉局于蘇州命勔總其事勔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正債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指爲御前之物使護視之微不謹卽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抉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其指爲不祥惟恐其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湏斲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舟人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道路以目勔勢焰薰灼表人穢夫候門奴事自直秘閣至殿學士如欲可得不附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

大觀四年閏八月以張閣知杭州兼領花石綱

政和四年八月新作延福宮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善具楊戩曾詳何訢藍從熙五人諷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誇尚各爲制度不務浴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爲海疏泉爲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柵蹄尾動以千數是花名木類聚區別恠石巖壑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爲文以記之其後又爲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卽放燈自東華門以北竝不禁夜徙市

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尋又跨舊城脩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浚濠作二橋橋下疊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

七年秋七月置提舉御前入船所時東南監司郡官二庶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璧太湖慈溪武康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柳實荈葉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卽達色香未變也至是蔡京又言陛下無營色大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之

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乃請作提舉淮浙入船所命內侍鄧文誥領之詔自後有所需卽從御前降下乃如數貢餘不許妄進名爲便民而實擾害如故 十二月作萬歲山

宣和三年春正月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初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且曰如有急卽以御筆行之貫至京見民困花石之擾貫遂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罪已罷諸局奉造作局又御前花石綱運併木石彩色等場務而帝亦黜朱勔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民大悅 閏五月復置應奉司方臘旣平王黼言于帝曰士大夫懷姦鼎悛抑損應奉妄爲譏謗望特置應奉一司臣專總領庶杜姦謀從之

仍令梁師成總領於內遂復諸應奉局奪發運漕輓之卒
爲用戶部不敢詰自是四方珍異之物充歸二人之家而
入尚方者纔十一

四年十二月萬歲山成更名曰良嶽山周十餘里其最高
一峯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東南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
有萼綠華堂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棲真齋覽秀軒龍吟堂
山之南則壽山兩峯竝峙有鴈池嚙嚙亭山之西有藥寮
西莊巢雲亭白龍泝濯龍峽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
西有萬松嶺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
鑿大沼沼中作兩洲東爲蘆花澤陽西爲梅渚雪浪亭西
流爲鳳池東山爲鴈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筍西曰環山右

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廳復由啞道至上至介亭亭
左復有極目亭蕭森亭右復有麗雲亭半山北俯景龍江
引江之上流注山間西行爲漱瓊軒又行石間爲煉丹凝
觀園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澗閣北岸有勝筠
庵躡雲臺蕭閑館飛空亭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於南
山之外爲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
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
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其西則自玉
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闔
闔門爲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
旣成帝自爲良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良位故也初朱勔於

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
拆牖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千萬
歲山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盡工藝之巧其後羣閣興築
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稱紀又以
金芝產于萬壽峯更名壽嶽諸巨壻爭出新意謂土木之
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圃者不能盡馴有市人
薛翁素以豢擾為優場戲請於童願役其間許之乃日集
輿衛鳴蹕張黃蓋以游至則以巨牲盛肉炙梁米翁倣禽
鳴以致其類既乃飽飫翔集聽其去來自餘而圃禽四集
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遂自命局曰來儀
所招四方籠畜者置官司以總之一日幸是山聞清道

聲望而羣翔者數萬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
禽迎駕上顧罔測大喜命以官眷予加厚

道教之崇

徽宗崇寧四年五月賜信州龍虎山道士張繼元號虎靖
先生

大觀二年三月頒金錄靈寶道壇儀範于天下

政和三年夏四月作玉清和陽宮於福寧殿東奉安道像
帝所生之地也 九月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仔

昔號通妙先生老志濮人初為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
妻子結草廬田間為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直以名聞

時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館于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

帝所啓視乃昔歲中秋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號爲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者卒應者什八九其門如市京慮太甚漸以爲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絕之踰年而死仔昔洪州人初隱于嵩山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京薦之帝召見賜號冲隱處士篆符有驗進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恩寵寢加朝臣戚里宙緣關通中丞王安中上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堂置所屬保任宜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拜言祭京欺君僭上蠱國害民數事帝欣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帝曰本欲卽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俟此當爲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帝爲遷安中翰林學士十一月癸未祀天于園丘帝執大圭以道士百人執儀仗前道葵攸爲執綬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複是何處也攸卽奏見雲間樓臺殿閣隱隱數重旣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卽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幢節蓋相繼而出雲間眉目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卽其地建道宮名曰迎真作天真降臨示現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十二月癸丑詔求道教仙經于天下

四年春正月戊寅朔置道階時王老志王仔昔徐知常等得幸遂賜號先生處士等名秩比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

十六級後又置道官二十六等有諸殿侍宸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之名

六年春正月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靈素温州人少從浮屠苦其師笞罵去為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僧寺苦之及王老志死王仔昔寵裴帝訪方士于左階道錄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即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即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頌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即仙卿諸君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

靈素以為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其知寵信遂賜號賞賚無算為改温州為應道軍靈素本無所能惟稍習五雷法召呼風霆問禱雨有小驗而已閏月丁未從林靈素之言立道學自元士至志士凡十三品歲大比許禪牒就試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賜名道史夏四月會道士于上清寶籙宮初帝以未得嗣子為念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隅地功堪輿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何岡曰是而后宮生子漸多帝益信道教於是蔡攸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及聞林靈素之言遂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

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爲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
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
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路 九月辛卯朔
帝奉玉冊玉寶如玉清和宮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
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修造
宮觀塑造聖像又上地祇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
土皇地祇上寶冊禮儀一如上帝尋改宮名爲玉清神霄
宮又鑄神霄九鼎安置于上清寶籙宮之神霄殿

七年春正月甲子會道士二千餘人于上清寶籙宮詔林
靈素諭以帝君降臨事乙亥帝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
講道經時道士皆有條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凡

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
得一飫餐而視施三百謂之于道會且令士庶人聽靈素
講經帝爲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
所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滑稽媒語上下爲大闕笑莫有
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秘籙朝士嗜進者亦靡
然趨之 夏四月庚申道籙院上章冊帝爲教主道君皇
帝初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爲神霄帝君憫中華
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爲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卿等
可上表章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於是道籙院上表冊之
然止於道教章疏內用而不施於政事 十二月方士王
仔昔下獄死仔昔倨傲而驚帝待以客禮故遇宮老若童

又欲羣道士宗已林靈素忌之乃與宦者馮浩誣以言語怨望下獄死 戊辰帝言天神降于坤寧殿詔示百官且刻石以紀之初帝惑於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又造青華帝君止書臨壇及火龍神劔夜降內宮之事託天神臨降造帝君書靈篆務以惑世欺眾其說妄誕不可究質宦者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為帝詔則莫不如志尋加靈素號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通元冲妙先生視中大夫出入訶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西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立元成節以青華帝君八月九日生也

重和元年八月辛酉詔頒御書道德經 丙戌詔太學

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子列子博士二員 冬十月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職八等

宣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詔更守院為宮觀林靈素欲害慶釋氏以逞前憾請於帝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道士僧為德士易服飭稱姓氏寺為宮院為觀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尋詔德士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 六月甲申追封莊周為微妙元通真君列御寇為致虛觀妙真君仍行冊命配享混元皇帝

二年春正月甲子罷道學放林靈素歸田里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為神恠之事後忌其相軋毒殺允誠專用事及都城水竭遣靈素厭勝方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挺將擊

